

竹軒回憶錄

文•柯心滢

今年友聲籌畫推出「交大人相對論」的新單元，打破傳統「一問一答」的採訪模式，希望更忠實的呈現出交大校友們畢業之後「老同學聚會」、回憶母校點滴時的熱鬧歡快氣氛。

我被徵召擔任主持人的時候心想，交大向來「陽盛陰衰」，友聲上頭回憶男生宿舍裡的往事很多，可是討論女生宿舍點滴的文章可就很少了，這應該會是個新鮮的話題。尤其在我升上大二之前，全校女生都集中住在竹軒，竹軒儼然是「女生宿舍」的代名詞。

究竟在那個男女比例超過10:1的年代裡，女生們選擇來到交大的原因是什麼？住進竹軒的「初夜」有什麼感觸？竹軒特有的門禁政策發生過什麼趣事？女生在宿舍裡都在幹嘛？寢室分機為什麼令人又愛又恨？交大女生竟然也會失戀嗎？女生們互相治療失戀的方式，跟男生有什麼不同？畢業搬離竹軒時，又有什麼感想？畢業之後也會經常懷念母校嗎？

然而，這麼勁爆的話題，顯然不能從路上「拉伕」來參與討論，或隨便接受「路人甲乙丙丁」call in參加。考慮許久，決定情商請出我在交大辯論社結識的、同時也是在竹軒住了多年的密友前來「對談」。我們三人一在矽谷、一在上海、一在新竹，藉著MSN Messenger的文字對話功能，展開了這場別開生面的「交大女生相對論」……。

主持人：柯心滢（交大管科87 / 管研89）

與談人：邱雯鈴（交大管科86）

柯心滢（交大管科87）

賴玟秦（交大電物87）

問：第一個問題，我們認識這麼久，從來沒問過：妳們當初為什麼選擇交大？是命運安排？還是自己選擇的？我以前在交大友聲當記者的時候採訪過很多學長，大致上分成兩派：第一種就是千百個不

願意，來了以後才喜歡上的；另一種則是一開始就很篤定想要唸交大。妳們屬於那一種？

邱：我是矇到的（大笑）。我那年聯考第三類組莫名奇妙，我不想去唸高醫牙醫，又考不上醫科，所以填了台大藥劑。本來以為穩上台大還有剩，結果考上交大。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交大在那，考上後還專程找了台灣地圖看看學校在那。

柯：所以雯鈴是第三類組的喔？

邱：對啊。可惜我生物很高分耶。我還是生物小老師。唉，我那年聯考浪費了七十幾分，上交大真的是不小心的。

柯：可是來交大之前應該就知道交大女生很少吧。會緊張嗎？

邱：沒想過欸。

柯：是喔，那妳之前對交大還真的是一無所知。所以來了以後也就沒有「事實與期望落差很大」這種事，因為 don't know what to expect！玫蓁呢？

賴：完全沒有印象怎麼上交大的！不過我當年以女生榜首考到中央警官學校，一屆女生只有四個，所以交大不算是和尚學校啦。我去吃了一頓中餐馬上就跟我媽說我要放棄高薪回家，所以來到交大衝擊比較小。

柯：哇！我從來不知道玫蓁本來要去唸警官學校！這個勁爆。我今天才問第一題就挖掘很多過去十多年不知道的事……。

賴：欸，那個很難考欸……我高中還算品學兼優的好小孩，當年就被教官騙去考。我家住新竹，唸實驗中學，從小在科學園區長大，交大、清大像是我們的花園一樣，爸爸以前也常去交大跟教授打橋牌，所以考上交大時候真的沒有什麼興奮的感覺。那時我覺得不甚理想——老師們大概也都期望我會考上台大吧。哈！

柯：呵呵... 所以玫蓁也是命運安排考進交大的。我跟妳們正好相反——我從小就被交大人包圍了。我爸就是唸交大的，他的所有好朋友幾乎都唸交大，連我三舅也被他騙去唸交大。我和我弟從小就聽爸爸講他在交大的事跡長大的。

邱：天啊，那妳沒有反抗喔？我們家有一堆老師，所以下一代沒有人當老師。

柯：高中時我唸了社會組，高三以前沒想過我會唸交大。可是高三那年教育部首度開辦推薦甄試，然後一向只收自然組的交大管科系又首度招收社會組；我們這屆交大管科推甄收五個，只有我一個是社會組喔。所以我想我是交大大學部第一個社會組的學生。而且最主要是，交大管科推甄對課外活動要求比較多，對高中成績要求比較低。我唸中女的時候忙著玩辯論社，成績不好，但是居然有一個系願意收我這種的，想都不想，推甄就報交大管科。

賴：所以我們三個小女子才可以在交大這和尚學校裡面相遇啊！

柯：以前我一直以為我會去唸中文系，升高三那年暑假參加教育部舉辦的文學營才發現，自己跟會去唸文學的人根本就是 different animal！而且刻板印象就覺得，男生就應該像交大人那種的——絕對的理性與絕對的自信。好高興後來可以選交大，唸了交大也才覺得如魚得水，覺得我本來就被是教育成要來唸交大的。我真的覺得交大人思考和行為模式跟我比較接近，妳如果跟別校的學生相處一下就知道，他們的思考模式跟我們差滿多的。

賴：（在 MSN 上貼了一個很可愛的表情符號，表示點頭贊同。）

邱：對啊，就像以前辯論賽，我們總是會想出跟其它學校不同的論點。

柯：交大人比較「就事論事」，「解決問題導向」，簡單講就是工程師性格，不會無病呻吟。

邱：我覺得交大向心力比較夠啦。我高中同學唸台大，到第四年才發現原來通識課的鄰居是同班同學。

柯：對，團結是交大人很重要的特徵，因為我們很多分組作業，不合作根本做不出來。

賴：當然有時候會想，如果去唸台大會是怎麼樣的情況？今天的我還會是我嗎？可是認真想還是交大好，學校雖然小，校地也看來比較擁擠，也就因為人不多，很容易認識很多人，像個大家庭，反而更有向心力。我想這也是外界一般對交大的印象，交大幫的，在外面遇到校友就覺得特別親切。

問：回到女生話題：其實在我大二之前，全校女生都一起住在竹軒。可是現在也失去那種「我認識全校女生」的感覺了——因為開始有了十舍地下室（註：因竹軒床位不夠，學校短暫將十舍部份樓層改建成女生宿舍，只持續了兩年左右，）後來竹軒之外又有了女二舍。談一下全校女生都住在一起的時候是什麼情況吧？宿舍網路、寢室電話、竹軒門禁……。

邱：我這屆（86 級）只有一百個女生，我上屆女生更少，以前有個網路程式叫「Girl Hunter」，妳們聽過嗎？（柯：啊，這個我記得，一上線就有人狂丟簡訊過來）所以女生一上網，你還可以查到她那個學校畢業、綽號等等。

柯：哇！這麼詳細喔？那是不是經常有 update，例如交了男朋友就打個叉，分手又打圈之類的？

邱：這倒是沒有（大笑）。

賴：不會吧？天啊！我都不知道有這個欸！

柯：雯鈴大一就有宿網嗎？還是要去計中？

邱：宿舍有幾部電腦，可是總是那幾個人在用，我們都叫她們「talk 公主」。後來我室友也被冠上這個稱號。

柯：我們寢室有「燒線女王」，就是很愛講電話。寢室分機應該是從我們（87 級）大一才開始有，之前是一層樓一支。

邱：對，我大一以前樓層電話要等的。講到寢室電話，這我有好笑的經驗了：在大四的時候，大家都在 K 書考研究所，我們會接到那種亂撥的電話。有一次我接到，有男生在唱歌，唱完後就開始胡亂聊天，我問那男生從那裡打的？他說就當做是緣份。結果聊到最後他感興趣，卻忘了我們寢室號碼，結果問我分機是幾號？我就說，就當緣份吧！就把電話掛了。（大笑）

邱：又有一次是我室友接的，這次確定是大大底迪打錯的……等他們唱完歌，我室友還介紹他們應該打那幾號找大大美眉寢聯，因為我們都太老也死會了；還說他們歌藝要加強，例如去練紅螞蟻的〈愛情釀的酒〉。結果，這些底迪們真的練完又打過來唱給我們聽…（笑）

賴：我有一個很好玩的——我記得當時寢聯電話接的很多了，大家就想說要來玩一玩，所以就裝做好像電話答錄機一樣，就說這裡是 104 寢室，我們都不在，請留言。要找玫瑰請按 1，找心澄請按 2……還真的有人想留言喔！

柯：哈哈……我也接過亂槍打鳥找寢聯的，打來的人根本不知道妳是誰，讀那一系。不過我對寢室電話真是又愛又恨啊！最可恨的就是「遇到查勤的父母，或是被劈腿的男朋友。」

大一的時候我們寢室住了一位大美女，這個大家都知道。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她有個管她很嚴的媽，還有個黏她很緊的遠距離男友。有一陣子她每天晚上都出去，很晚才回來，或者根本沒回來。那是沒有手機的年代，她媽跟她男友就打到寢室「奪命連環 call」，每隔半小時 call 一次，然後兩人的頻率又錯開，所以等於每隔 15 分鐘就來一通。媽媽的比較好應付，就說她在圖書館唸書；可是男友的就很難打發，他會一直百轉千迴裝可憐，而且他根本就知道她沒那麼愛唸書，其中必有詐。

賴：這個八卦真的可以登在友聲上嗎？（大笑）

邱：我們這屆也有這種的。那時覺得當美女比當才女幸福。（微笑）

柯：那時候我爸媽也會打來查勤，主要是入學那年台中發生 KTV 大火，我爸媽不准我去 KTV。（賴：拜託！妳都不知道去幾次了說…）對啊，大一新生嘛，新竹的娛樂又只有 KTV、保齡球，怎麼可能不去。所以我就會固定在星期五晚上要出門前，先打電話回家，把想得到的、該報告的大小事都講一遍，講完確定他們晚上不會再打來，才偷溜出去玩。

邱：妳不像是愛玩的樣子嘛（笑）。我們第一年還有門禁，晚上十一點半就關門

了。

賴：一直都有啊，後來大四才改用刷卡的吧。（柯：不是刷卡，是掌型辨識。）

邱：有一次夜遊到苗栗被警察臨檢，後來超過時間沒有辦法進宿舍，只好去睡工管系的大廳。

賴：我記得大一的時候只要超過 12 點就鎖門了。所以也有去唱歌唱到天亮的經驗，因為要第二天早上才進的去。

柯：我大一有過夜遊通宵，然後去吃天橋早餐，吃完去社窩打撲克牌，等竹軒開門，再來星期六睡一整天。當時怎麼體力那麼好？不過講到體力好，我爸以前老是說他們學生時代經常騎腳踏車去南寮看海。我第一次去是別人騎機車載我，我當時心想，別人騎車載我我都嫌遠…… 自己騎腳踏車去南寮是真的假的？

賴：聽說以前學姊住竹軒的時候是會有鐵門放下來的……。

柯：對，第一年有鐵門，第二年好像沒有，所以就站在外面數那一間的燈還亮著，call 學姐下來幫我們開門。

邱：我們那時候男生還會研究鐵捲門上的那個洞可以把“立晉豆花”塞進來。我們以前稱快過十一點半的時間叫「滑壘」，你會看到一堆男生送女生回來… 鐵門一面降下來，女生一面鑽進去……。

柯：以前竹軒門禁是「阿姨」控制的，靠近一樓大廳有個房間，阿姨們輪班住在那裡。裡面也有每間寢室的鑰匙，忘了帶房間鑰匙可以去借。可是如果阿姨不在，那就只好爬窗了。

邱：（MSN 上疑惑的表情）

柯：有那種梯子剛好夠到房間的氣窗，然後竹軒的裝潢是有一個上鋪的床剛好在氣窗下，把氣窗玻璃拆下來，鑽過去，然後從上鋪爬下來。（邱：說得像妳爬過……）我爬過很多次啊，因為常以為室友會在家，就沒帶鑰匙，被鎖在門外。我後來爬出興趣，看到別寢在架梯子就會自告奮勇過去爬一下……

賴：天啊，這個真的要寫在友聲裡面嗎？（大笑）我也爬過，沒帶房間鎖匙的時候。

柯：在竹軒裡真的很普遍啦，不時看到有人在爬窗。但是顯然雯鈴沒爬過？還是妳們都不鎖門的？

邱：以前不鎖，直到有竊案。

柯：有人來我們寢室偷吃零食，我還掉過錢包，身份證什麼的都重辦，室友也遇過，所以她們就會鎖門。

賴：我倒是沒有在曬衣場衣服不見的經驗，後來我就都掛寢室了。

問：對了，剛才錯過一個重要的問題：「在竹軒的初夜」，就是第一天住進竹軒的感覺。很新鮮嗎？很失望嗎？覺得很老舊嗎？還是只注意到新室友和新的大學生活？誰陪妳們來學校的？

柯：我是爸媽和奶奶陪我來的，可是我最晚到，好的床位被選光了，所以我的床是三面懸空的上舖。有一次冬天睡一睡覺得好冷，原來整床棉被都掉到床底下，因為只有很細的欄杆圍在床緣，棉被很容易就滑下去。我爸老是吹噓他當年帶著一床棉被、一個臉盆就來唸交大了，那像我帶那麼多東西去學校。每個寒暑假和開學他都要來幫我載一次。

邱：我一直是睡三面懸空的上舖，四年。我爸第一年陪我來之後，就是自己解決了。搬家的時候就自己用機車載。

賴：我爸媽陪我去的，也是最晚到，所以也是一個三面懸空的上舖。我沒帶很多東西，一下就弄好了，不過我爸很貼心的幫我在書桌上裝了一個鎖。對這個他小心在裝鎖的畫面我印象一直很深刻，因為我爸基本上是不苟言笑的人，對妳關心不會掛在嘴上。可是正當我感動的時候，他弄好馬上就說，那我和妳媽回家了，就把我一個人丟在寢室……落差超大的……

柯：呵呵，賴爸爸的故事很溫馨……

賴：雖然離家不遠，而且我當時已經配備了BB Call，還是覺得有點淒涼……，還好我馬上就跟室友混熟起來，晚上還權當地頭蛇，帶室友坐著2路公車去吃城隍廟小吃。

柯：哇！玫蓁真厲害！

邱：我大一就騎機車了，還是室友的備用司機。

柯：講到交通工具，大一的時候女聯社做過一次調查：「交大女生的交通工具」。結果第一名是：「男朋友」，第二名才輪到「機車」和「公車」。

邱：（大笑）

賴：剛入學的時候，我最最記得的是第二天早上開學典禮，在中正堂集合，很多人喔。結果排隊排了30分鐘之後，班上同學才發現我不是學姊。（苦臉）

柯：（大笑）哈哈，我完全不記得有開學典禮耶……。

賴：有啦，很多人一起從竹軒走出來去中正堂前面排隊啊。

柯：我倒是記得張清芳演唱會——大一的迎新演唱會。超讚的。

問：再來談談竹軒裡的「姐妹情誼」吧，有什麼事情是讓妳最感動的，或是印象最深刻的？

柯：我最感動的是，大三大四因為竹軒住不下，學校讓我們住到十舍地下室。結果大三那年夏天遇到颱風，抽水機來不及抽水，就發生水災了。水一下子淹上來，最高淹到大腿，而且還是發生在半夜（邱：我還去救妳們的作業。）

我盤腿坐在椅子上準備期末報告準備到一半，凌晨四點多吧，低頭找拖鞋，結果，咦，怎麼看到拖鞋漂來漂去？我熬夜熬昏頭嗎？結果是淹水淹到小腿肚啦！趕快搶救電腦。很多人主機放地上的都泡湯，還好我有用書本架高（可是好幾本原文書就泡湯了），然後就沒得住了，像落湯雞……還好當時住竹軒的雯鈴收留我。

那時又餓又累又濕，雯鈴讓我睡她床上，後來帶我去吃東西...，好感動。我那時候才剛跟男朋友分手，又被水淹，室友都分散到不同地方，家破人亡，很慘，真的很像難民。所以後來我看到風災受災戶都特別感同身受。

邱：那時我還想幫妳們鬧大這事，結果還是妥協囉。

賴：我記得水災過後在中正堂還開過協調會。有些女生搬去博愛，但是因為不方便，所以第二年還是有很多人住在十舍地下室。（柯：我就是其中之一。）

問：對了，講一下竹軒的姐妹們都是怎麼互相治療失戀的？男生治療失戀很簡單，就是聚在一起抽煙，喝酒，罵人……女生呢？（在線上旁聽的Cliff插話：我的老天，交大的女生會失戀？！我以為只有交大男生會被甩耶。）

邱：基本上我沒有好經驗分享……。我室友也都撐過四年，要散也是畢業後了。

柯：是喔，我遇到很多耶。我大二的時候，室友跟她男友鬧分手，經常哭。我們另外三人就會安慰她，痛罵那個男生不是人。結果到了週末我和朋友去看電影的時候，看到她竟然和那個男生也手牽手去看電影——就是那個被我們痛罵的男生... 真尷尬。

邱：小丸子三條線...

柯：我失戀的那個晚上是去隔壁寢室找班上同學，因為我沒有失戀過，想找一個戀愛經驗比較豐富的聊聊，她一直放不同的音樂給我聽，說一些五四三的分散我的注意力；我在那裡哭了兩三個鐘頭，哭哭就回去睡了，我原本以為我會失眠，不過竟然躺下去就睡著了。原來我也是個沒良心的（笑）。

問：男生宿舍裡面通常是同班同學住在一起，而竹軒則是把同系的女生全部拆開，這好像也是一大特色喔？

賴：我倒是覺得交大女生因為是不同系的住在一起，和男生比較起來，班上男生的感情比較好欸。而且像我的室友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興趣和活動，交大女生活動和邀約都很多，大二有男朋友以後更常見不到人啊。不然為啥得要爬寢室窗戶？如果都是同班同學，上下課一起出門回來，總會有人帶鑰匙的吧。不過，也因為女生室友都不同系，才因為這樣認識更多不同領域的朋友。



姊妹淘於2005.11相聚於香港，由左至右：柯心滢、賴玫蕓、邱雯鈴／作者提供

柯：很難想像男生們每天上課在一起，回來吃飯睡覺玩樂也都在一起是怎樣耶？

女生不同系住一起，我覺得還滿好的。也因此可以去別的同學那裡串門子，又認識別人的室友。有時候聽聽別人學什麼的很有趣。

邱：對啊，我喜歡認識不同系的。我室友是電工、應化、應數。

柯：那時候有些系的女生還是很少，像我室友唸控工和電信，班上才五個女生，要湊一隊打新生盃女排都湊不到人。而且那時候交大的女生穿裙子的還很少，我們迫於社會壓力，也不太敢單獨穿裙子走在路上；但是我們會星期五約好四個人一起穿裙子走出去，人多壯膽。

對了，室友是美女的好處是，很多人巴結，所以宵夜經常是一式四份，我們這些經常幫忙接電話的也都雨露均霑（笑）。我最多一個晚上收到四份宵夜喔，有學長送的，也有室友的追求者為了巴結我們而送的。其中一位室友的男朋友出手最大方，經常麥當勞套餐一式四份，對學生來講是很多錢耶。所以吃人嘴軟，後來他奪命連環call的時候，我們也不好意思罵他（大笑）。

問：大家還記得嗎，「男賓止步」的竹軒，每年都有一天開放參觀——就是校慶當天。妳們寢室會開放讓男生進來嗎？

柯：我們第一年四個人大清早就趕緊都出門……第二年第三年就賴床裝死不開門（笑）。真的有男生來敲門說要進來參觀耶，只是不知道是認識的人來鬧場，還是不認識的。

邱：我們宿舍總是會有人來——我室友的男友——送少年快報來。好像也沒有啥特別的。

賴：我只有第一年校慶在學校宿舍。

柯：我們寢室從來沒有開放過。還要收拾太累了。裝死比較容易。

賴：對啊，裝死，「就人不在你是想怎樣？」

柯：（大笑）原來別人也一樣，不是只有我們寢室懶。

（註：後來經一位學長提醒才想起，男生還有另一種情況可以在平日獲得「特許權」進入竹軒，例如幫忙修電腦、查網路線、或是搬重物的時候，但是前提是必須全程有女生陪同，而且還要到一樓阿姨那裡領一件非常醒目的黃背心穿上……）

問：好啦，最後一題：「金大班的最後一夜」——在竹軒的最後一晚——很感傷嗎？

賴：這我沒辦法貢獻欸，因為我大四的時候就已經搬回家裡了。

柯：其實好像只有雯鈴的「交大最後一夜」是在竹軒對不對？我的最後一夜是在女二舍。

邱：對。當時忙著搬到外面住（苦臉）。

柯：我好像有點印象雯鈴搬家的事，很可憐的自己騎車載東西，載很多趟。（邱：對啊。）

賴：我覺得「竹軒大搬家」這個話題可以講一下，因為不是只有校慶男生才可以進來，學期開始和結束、搬家的時候也可以。

柯：我在女二舍的最後一夜也是忙著搬家，因為我申請暑期住宿，剛畢業的那個暑假住學校但是已經開始在園區工作。可是到了八月學校竟然忽然說，要領畢業證書就要搬出去！害我在三天內急著找房子、搬東西。

賴：每年搬家的時候，就會看到很多「好人」在幫忙女生搬家……

柯：對啊，像是十舍地下室淹水之後，學校讓我們暫時搬到竹軒一些原本空著的房間。我看過最誇張的一幕是，一個女生大步走在最前面，手上什麼都沒拿，後面跟了六個男生，左右各三人，抬著她的彈簧床墊，床墊上堆滿了東西——衣服棉被亂七八糟一大堆——很像一群工蟻，蟻后走在最前面，還大聲吆喝左轉右轉（大笑）。相較之下我就很可憐……搬了幾十趟，自己一個人。

邱：（笑）Me too.

柯：每次搬家的時候都會覺得，就算交三個男朋友也不夠用（大笑）。不過我後來也就習慣了。交大女生好像真的兩個極端，一種就是像我們這種巾幗不讓鬚眉的；另一種就是蟻后型的「那種女生」。

邱：我們總是認為可以自己來吧。

賴：有男朋友的時候當然可以請他幫忙啊，而且也還是有同學愛的男生會幫忙，像那時淹水我們班男生就出動幫班上住十舍的女生搬家，又呼應了交大人其實是很團結的。不過我們又不是“蟻后”，自己搬還是比較快。

柯：我覺得我們這種自立自強的女生應該才是典型交大女生的代表吧。

問：追加一個問題，搬離之後有想念過竹軒的生活嗎？尤其是開始工作的第一年……。

柯：我其實很想念耶，還曾經想買人頭戶住進去。我真的不想搬走，尤其研究所那兩年住女二舍，真豪華——我後來在金山街租的雅房比起女二舍簡直是貧民窟。不過雖然如此，女二舍其實完全沒有竹軒的氣氛了，我還是很懷念竹軒的氣氛。女二舍最大的不同是，沒有全宿舍共同的客廳——每四個寢室自成一個單位，有一個單位的小客廳，可是沒有人會在那個客廳吃火鍋或看電視。大家變成都窩在自己的桌前。

賴：我也是這麼覺得。像我10舍、11舍還有竹軒都住過，我最喜歡竹軒——大概是有共同的生活空間，而且大一時候住在竹軒大家串門的感覺超級好的。

柯：在竹軒的時候，吃飯時間常有女生聚在一樓客廳邊吃便當邊看電視，晚來的人，還會有前面的人幫忙做「前情提要」，看看演到那了。

賴：（點頭）而且我還記得竹軒地下室有個更大的活動室，有桌球和榻榻米地板，我們那時班上女生還會一起到地下室去邊吃宵夜邊聊天。

邱：我比較想念交大的「十元電影」……以前電影小組的學長學弟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我進去，我喜歡趕兩場（註：以前每個星期五晚上交大、清大都各播一片，連映兩場，每場只收十元，有些愛好電影的人就會兩邊趕場）

柯：十元電影也不錯啦，可是負責賣票收票的電影小組是交大八卦的大本營耶。每個星期五播完電影，就會聽到他們開始傳播：誰和誰牽手去看電影、誰和不同的人去看電影、誰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……。

賴：（大笑）哈哈，所以說我都不在交大看電影是對的。我好像只看過兩場吧。

問：從民國84-85年左右，竹軒就容納不下交大所有女生了，我們開始有了「十舍地下室」，後來又有了「女二舍」。這帶來什麼轉變嗎？

柯：其實我覺得交大有很多值得懷念的傳統，但一屆一屆在流失。比我們早幾年的學長，最懷念「伙委」，說不定有人不知道那是什麼，我也是因為之前採訪交大學長才聽說的。（邱：很熟的名詞…）那時候伙食是學生自己辦，不是外包給廠商喔，伙委要排菜單，大清早負責去買菜；然後大家罵一整年，最期待校慶加菜……。可是到我們的時候就沒有伙委了。我們還算是曾經經歷過「全校女生都住在一起、彼此都認識」的時代，後來也一去不返了。

邱：對。

柯：學校變大有變大的好處，可是小也有小的可愛。

後記

這是我擔任友聲記者以來，第一次採訪自己的好朋友，自己也擔任與談人，感覺十分有趣。而且即使我們有著超過十年的交情，畢業後也時有聯絡，最後還是從對談中挖出許多從前不知道的八卦！我們談了超過四小時，欲罷不能，最後相約每月都要私下來一次「線上相對論」。

你和你的家人／同學／朋友們也有好玩的交大往事可以分享嗎？趕快向交大友聲的彭琬靜編輯報名喔！（編按：彭編輯 email address 為 jeanniep@aa.nctu.edu.tw／電話為 886-3-5725773）

與談人簡介：

邱雯鈴——交大管科86級。曾任交大辯論社社長。現任職於英業達（上海）。

柯心滢——交大管科87級、管研89級。曾任交大辯論社社長、梅竹籌委。現任職於智原科技（矽谷分公司）。

賴玫蕓——交大電物87級。曾任交大學生會會長。現任職於凌陽科技。